

胡兰成作品



胡
蘭
成



山河歲月

山河岁月

胡兰成 著

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河岁月 / 胡兰成著. —北京 : 中国长安出版社,
2012.8

ISBN 978-7-5107-0550-2

I. ①山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世界史—文化史—文集
IV. ①K1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81643号

山河岁月

胡兰成 著

出 版：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(100006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 箱：ccapress@yahoo.com.cn

发 行：中国长安出版社

电 话：(010) 85099947 85099948

印 刷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8.75

字 数：130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7-0550-2

定 价：32.00元

自序

往年中日战罢，如苏轼诗“旌阳斩长蛟，雷雨移苍湾”，我随雷雨移于温州，始写此书。每闻邻女夜织，天未亮又后院作坊捣纸浆，我也坚起心思来写。及中共南下，我出奔日本，在日本又写。凡五易稿，费时六年，书成。

我写此书有一种凄凉，一种欢喜，前人说身与货孰亲，我是现在才文章与身相亲。

今朝艳阳天气，爱珍誉清，我写序，进行付印。愿以此书，使自身安吉，眼前人长久，及我同气连枝诸众，无论相识不相识，或在大陆，或在海外，居者行者，皆能留得青山在，必有一日开出新的太平世景，则今时的忧患亦是有益的。

忧患弥见人世自有贞信。惟废兴之际，时机不可性急，知人还要知天，而且现前的亦要仍能是好光阴。

清末以来的变动，皆由接触现代西洋而起，到得今天，应已能知己知彼，若有风光，还要彼此相忘。

打天下亦只是闲情，我此书能被当作闲书，无事时有事时可以常看看，即是我的得意了。

1954年春于日本

目 录

自 序

世界文明的河源	/	001
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	/	017
西方世界劫初成时	/	035
恒河畔金色莲花	/	052
问史于中国	/	067
汉文明的叶嫩花初	/	082
周朝的礼乐	/	099
秦汉私情之美	/	120
井田经济的翻新	/	139
历朝治乱离合	/	154
民间五月的清	/	167

平人的潇湘	/	190
清末以来	/	209
太平军起义	/	212
辛亥革命	/	224
五四运动	/	231
民国世界的王气	/	241
国民革命军北伐	/	252
抗战岁月	/	258
跋	/	271

欧洲的地下考古，及摩尔甘调查易洛魁蛮族的报告，作成今人关于古代社会的知识。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至第二次大战前夕，又发掘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阿瑙，伊朗高原的古都市苏撒，毗邻亚述的古墟及印度全境，出现了全新的证据，它不只是异类的，而且有为今史学家所不知的文明，以致他们无法处理，因为人是要自己亦是美人，陌上拾得旧花钿，才能知昨天有美人在此经过的。但阿瑙及苏撒的出土物迄今虽还只是专家手里的材料，而像地上桂枝，已够喜鹊衔来搭成桥，走到古代世界的银河了。

太古印澳非之间的大陆渐陷为海洋时，曾在此居住过悠久岁月的人类一支深入澳非内地，一支迁至中央亚细亚。及旧石器末期，此中亚盆地又渐成沙漠，漠北白种人愈北去深入于森林沼泽，停滞

在渔猎。漠东黄种人亦陆续更东徙，先行的至满州一带，尚只知渔猎，后去的至蒙古一带，始进于游牧。而漠南黄种人及漠西南白种人则移入阿璫苏撒地方，发展为定居的农牧，建起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。

阿璫石器估计起自公元前九千年，石器铜器并用起自公元前六千年，铜器起自公元前五千二百年，苏撒亦相仿。

阿璫苏撒新石器时代，已有石制的锄犁锹镰斧锯，及耕牛骆驼骡马，能建屋造船，发明了滑车杠杆，应用轮盘于轱辘，且会立石柱测日影，制定历法。陶器的形状及绘画多是几何学的，亦有自然作风的写生绘，明朗而无图腾。有阳光与音乐。有数学。

火的发明是在前，但至新石器人始知以火烧除森林草莱，开辟出广大的耕地，本格的农业遂成立。农业作成定居，定居又把渔猎及游牧变成畜牧。火又引出铜铁来，前此旧石器时代不知经过多少万年，而新石器时代则在短短几千年中，即进入石铜并用及铜器时代了。

中国有女娲氏炼五色石补天，烧芦灰填地的古说，那石即新石器，五色是有铜铁在内了，而烧芦灰则是焚森林开辟出耕地，为前此旧石器人只用石斧砍伐所必不能的。当初看见土壤露出来真是件喜事，遂对于大地有了新的感觉，而且天为鲜洁明静的泥土所映，

亦成了昭明的天，补天填地是有了新的日月山河了。印度人对这件事的记忆有传灯古佛，波斯人且拜石拜火，但皆不及女娲的故事平实。而希腊人说火是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，那是因希腊人的祖先不曾参加过发明火，后来才从埃及巴比仑人那里窃得的。

女娲之前，有盘古，盘古开天地，用的一把斧是旧石器时代的，只是自然形状的锋利石片的摹制品。而新石器时代的斧，则更磨光装柄，且轮廓线条变出花样来，斧才不只是工具，而亦呈生命的姿态，自己会得生长，演绎出滑车及杠杆了。

恩格斯说人与动物的分界是人能制造工具，但他不知制造尚有摹制与创造的分别，摹制仍是凭借外物，而创造则是人的流露，新石器的斧比旧石器的不只在程度上更复杂，而是还开了一个新境界，人才在天地间有着他自己的东西了。罗素亦惟知摹制，他以地图为喻，说地图非事实物，但亦非虚幻，它是摹仿地面的，而可以准确到与地面相符。但是地图到底于人不亲。

再说滑车及杠杆的发明。现代的机器亦不过是工作机与传递机与动力机的组合，而新石器时代已有滑车则是第一次出现传递机，故又诱发畜力风力水力的利用，把动力机亦渐渐催生，而且对工作机生起更复杂精密的要求，渐渐离开石器，应用铜铁了。

这传递机的巧妙全在轮盘。中国《周礼·考工记》里说轮人如何造轮，竟是把来作为礼，印度亦佛经里有转轮圣王，又说世界为风轮所持，而且这轮竟是法，“三转法轮于大千”，我们的祖先当初发明了轮盘原来有这样的高兴。西洋人则没有这种记忆。

H. G. Wells的《世界史纲》里称阿璊苏撒时代是日石文化，V. G. Childe 著*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*里称旧石器人为绘画的民族，新石器人为音乐的民族，而且已有氏族社会。日本关于这方面的介绍，有中原与茂久郎的《西南亚细亚文化史》，杉勇的《西南亚细亚文化之源泉》。而我现在，则以一个中国人来说明这件大事。

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亦如他们的石斧，只是外界自然物的摹仿，著的颜色没有光，多是灰色似的，其有用浓烈的颜色的，亦惊恐刺激混浊，是人的沉重的存在。而新石器时代的音乐，则是生于喜气。

轮盘及杠杆滑车辘轳是流丽的节奏的源泉。但音乐虽成于节奏，而不止于节奏，新石器时代是更因正式出现了产业，并且有了好性情，劳动不再只是手段，器物不再只是工具，而亦是赏心乐事，人乃从需要与应用的小范围里解放出来了。前此旧石器人的脸都是凶恶的，要到新石器人才会得喜笑，故能有音乐，而且主言语

亦活泼发达了。

后世有悲哀的音乐，但《乐记》“乐者乐也”，音乐是快乐。而且八音皆与产业及人事相连，是故乐在中国乃是礼乐的乐。印度虽有天之伎乐，希腊亦有日神爱坡罗手执金琴，但皆与产业及人事相失，对新石器的音乐传统隔膜了。至于今之史学家，说音乐的起源是为了劳动的协力，及吹管象百兽之声以诱百兽，且有巫咒的作用，这种一是需要，二是摹仿，三是巫魔，皆惟从蛮族人及现代西洋人的祖先考查得来，阿璫苏撒新石器时代的却并不如此。

彼时言语的发达，亦非只因物类增多，劳动复杂，言语在应用上的需要扩大了，而是更因文明开拓了无用之用的领域，让言语可以逍遥，摇曳有姿，如中国人的看书是说看闲书，说话是说闲话，国家兴亡大事亦是渔樵闲话。而《诗经》里的“爰居爰处，爰笑爰语”，还比印度的“佛以一音演说法”更有人世的热闹活泼，此即是言语的有风光。中国语不但音韵发达，而且言语自身即是个意思无限，远非惟为需要及应用的西洋语所能及。西洋人虽有舞，而其日常动作皆是直线的；虽有音乐，而其言语则只是工具，故其舞乐亦不过是手段，为了艺术的需要。

阿璫苏撒时代亦有了人的天下世界的风姿熠熠，故有音乐，有

笑语晏晏，有可喜乐的太阳。前此旧石器时代亦有太阳，但照在洪荒草昧的自然界，连太阳亦是迷惘不安的；新石器时代则照在妙相的人间，故太阳乃亦是音乐的妙相的了。连原有的绘画至此亦成为妙色，而与音乐生在一起的舞亦成为妙舞，当时乃是这样一个有妙相妙色妙舞妙音声的阳光世界。

佛经，“尔时光明过百世界，遍照东方千世界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，尔时世界在光明中微动，空中雨宝摩尼云、宝幢云、衣裳云，尔时光明中出妙音声，颂扬如来现相”。而中国人说的则更即是历史，《尚书》里有寅宾出日，寅饯纳日，以及光被四表，百姓昭明。西洋人可是远远望过去惟见神的头上有一圈光明，小得很，而且必与黑暗对立。今之史学家又说古人惟为农业的需要而发明历日。此皆是他们没有阳光世界的胸襟。

中国人对于岁时节气的亲切，并非因其农业社会，西洋在农业社会时代亦没有过对于岁时节气的这亲切。亦惟中国人记得音乐是出生在新石器时代，说女娲始作笙簧，而且知道音乐与天文数学是生在一起的，统归于律历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，“度者所以度长短也，本起黄钟之长”，黄钟之长是九十黍，惟因黍有大小，不能尽准，故又埋律吕之管于地，取验于节气。

数学始生于新石器时代。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只是动物身，却还可以是如来身，天不再是洪荒草昧的自然界，而是昭明的天。这天人之境便是荡荡乾坤，清平世界，有光阴迢迢，风景无边，而这亦即是数学的0无有内外，点惟有位置而无面积，线惟有长而无幅与厚的由来。是故数学与其说是理，毋宁说是妙相，印度的数论师是相宗，而中国亦以数学通于天人之际。

西洋人不知文明是这样虚虚实实的存在。故罗素说0是一个群或团或类，殊不知0时尚未有一，如何能有这一群一团一类的一？而且数学是演绎的，归纳但是演绎行程中的段落，他以归纳法作成的群或团或类乃是科学的，而非数学的。以归纳法作成的0，即有内外，有非0的部分，有限而不精密，又如何能是数学的0？

0亦即是点，是点之初，从0生一，此时0遂是点了。又从点生线，从一生二。是一路演绎的过程，《隋书·律历志》有“传曰，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滋，滋而后有数”，这“传曰”真来得辽远，乃是从新石器人传下来的。

旧石器时代亦有物生，但渔猎人对之不注意，是新石器人有了农牧与手工业，才看着并且晓得种的秧苗，养的小羊小马，一天天在生长；又因耕地纺织，才晓得工作的进度，不像渔猎人的只有

得，或失，而没有已做了多少，还要做多少的认明。而且是在这种工程里，人才觉得了日影在移动，注意到它的一寸寸。

人世的诸般妙好，皆是一个生命的演绎，而在劳动中有着人与物的亲情，好比女孩子刺绣，看着绣的花从自己手里一朵朵生出来，有欢喜。因是一物的生长，故秧苗及小羊小马及纺织物的一节节发育进展，与日影的一寸寸换地方，皆不过是位置的移动。且因新石器人已有轮盘滑车及杠杆等，这种移动皆在手工业里压缩，变成更显得活泼的可被觉察，可被计算了。

数学从点有线，最短的线是二点，即是二黍。而数字从一到无论若干，皆只是点的线的演绎，故数从度，大小多少皆惟是长短。

从点线又有自理，如连结自理，两点之间恒可作一直线，亦只可作一直线，此即因是数学的点线才可能，若点有面积，线有阔厚，则或许可能作一直线，或许可作许多直线，亦不能有那样的自理了。自理又演绎而有定理，如欧氏几何学定理，自理从来只有这几条，而定理则可以多至数百条。数学在西洋，定理是希腊时才日益完备，但那自理则埃及时早有，而且远在阿璠苏撒新石器时代已早有着的了。

点演绎为线是一生二，点线又演绎为自理是二生三，自理又演为定理是三生万物，这是四个顺位。但这四个顺位不单是数学的，

亦要是人事的，才算得文明的遍在。如在中国，仁的演绎为义，即好比点的演绎为线。仁义亦即忠恕，忠己恕人，人是己的推广。但一人是人，二人则是朋友或夫妇了，这朋友或夫妻对于二人乃是新的东西。义又行于亲疏尊卑之别，而有五常，五常是人事自理，又从五常推广而为治国平天下，如洪范九畴，则是人事定理了。仁一义二，五常是三，治国平天下是三生万物。

可是这四个顺位在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尚未具备。彼时在数学上，是定理未备，亦即万物未备，而止于三顺位。在人事上更连这三亦尚未建立，新石器后期虽出现父系社会，渐有五伦，可能有一常二常，但未备五常，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，当然是更尚未演绎得到。彼时但有人的妙好，这在后来惟印度人保持原状，如西域壁画里有一群菩萨在路上走过，那眉目清扬，完全是平人陌路相逢的桃笑李妍，但是未能以这份潇湘行于君臣有义，父子有亲，兄弟有序，夫妇有别，朋友有信。

文明的四个顺位，乃至亦遍在于人事，是后来到了中国才达成，故惟中国人能如此清楚，说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，则惟止于三，且连这三亦不遍不备，故后世印度沿承，转为佛法僧三宝，西洋更歪曲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，及

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。

西洋是从巴比伦埃及时起，已因奴隶社会而损害甚至丧失了这份平人的潇湘，他们在最健康时亦惟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，那平等不过是对等，当然更没有五常。西洋是虽有五伦，而无五常，有社会而无人世，有时间而无光阴，有空间而无位置，有地球与国际而无天下世界，是故数学成了独立，而在人事上则连文明的点线亦已迷失，不知可以有虚虚实实的存在，连他们的人亦是高等动物，高等而已，仍旧是动物。他们的哲学追求本体，是唯心的，或唯物论的，要用气力来唯，故有了客观的逻辑，必还要有主观的辩证法。

本体之外有认识与实践，那本体即不是一切，不能自行。西洋人连对于数学的0及点线亦一说便成曲解，哲学更从二点的矛盾关系开始，线是二点之间的关系，其点线皆是有面积而位置可疑的。至于逻辑，它宁是后天的。逻辑只是轨迹，数学的演绎才是白马金轮，而哲学却以法求法海，以逻辑求点线。故又要实践，因那样的点线不可以演绎，若可演绎，它必是自行的。

倒是印度人晓得本体是文明的虚虚实实的存在，说“法不实不虚，非有非无”。法不是理，故非辩证的，亦非逻辑的；辩证有作，而法不可作，法只有自行的。逻辑无相，而法则亦是相，其演

绎是点线的相好妙严。印度人很晓得法是演绎的，故不说从二点开始，而说从一开始，“法不二”。且又说“法不二亦不一”，则是点之初的0了。0是万法之海，而演绎则从0之为一而开始，故曰“佛以一音演说法”。但印度亦五常未备，即文明的四顺位在人事方面三尚未备，且以为三即是万物，佛经里说一说二，而随即跳到“万法唯识”的万法。五常未备，即不可能演绎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法，如数学的自理未备则不能有定理，若有定理，若有万法，那亦是造作的靠不住的，故说万法皆幻，是有为法，难免劫毁。连释迦至此，亦演绎不去，行不去了，故退回到点线，甚至只要一之初，他的涅槃是尚未成为点时的0。

但印度到底还有文明，这文明在印度不过是生长停滞了，而在西洋则已全然不见。西洋语的文明与文化，一是物质的，一是精神的，或一是基层，一是升华或反映，但说物质的或精神的，乃是色相两不具足，升华亦还要看是毒菌不是，反映更不过是个影子，而下层上层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则根本没有个自在。中国说天地人，而西洋说人类，人不过是一类，只有他们的神是无可比类。西洋人是未得人身，即一半是兽，一半是神，像希腊神话里的半马人。

我在这里，是用《易经》里“天下文明”的文明，对佛经里的